

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農曆新年前，林峯春風滿面，高調承認與新晉女星吳千語的戀情。由傳兩人因合作電影《男人如衣服》時擦出愛火，林峯雖即推新歌《BB》(BB是吳千語暱稱)以歌示愛，但一直只默認拍拖，未有給予BB「峯嫂」名分，通常偶像派藝人在公開戀情前，都先顧及粉絲反應，若惹怒粉絲會損害事業和人氣。

林峯吳千語愛得公開

幸而，吳千語的白武士出現了，有周刊以封面大字標題報道，指林峯以月租八萬元在半山租一豪宅與吳千語半同居，把吳千語形容是拜金女。林峯馬上挺身，確認男女友地位，並指斥報道失實，再度強調二人沒有同居，也沒有金錢瓜葛。林峯稱此舉是「作為男人，做應該做的事」，更大讚吳千語是好女孩。為了維護吳千語的名譽，林峯不理公司、粉絲的反應，公開愛的宣言，是好男人，有承擔的表現，為隱瞞與潘霜霜戀情洗底，挽回不少形象分。所以被炒作負面新聞，未必是壞事，吳千語因而得到名分，成為「峯嫂」令她人氣大增，像熊黛林(郭富城嫂)、樂基兒(前黎明嫂)、昆凌(周杰倫嫂)等天王嫂一樣，身價必倍增，ㄟ經理人黃百鳴可樂透了。

林峯多年來接受我訪問，提到拍拖問題時，回應都是很希望像普通人一樣，可與女友十指緊扣在街上閒逛、吃飯、看電影。公開與ㄟ戀情後，林峯瘋狂投入「峯語戀」，大有重女友輕事業之態，共度首個情人節外，二十日內三度雙雙出遊，玩轉東京到沖繩出巡，再到意大利睇建築物，在較少人認得他們的異國，林峯終可好好享受他渴求的普通人拍拖生活。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有多少年老夫妻是分床而睡的呢？這是在我欣賞完電影《驚悚大師：希治閣》之後，浮現腦海的疑問。以荷里活拍攝電影的精密計算，我絕對相信戲中希治閣夫婦分床而睡絕非偶然，而是一種對兩人關係的無聲描寫——兩人已經再無親密接觸，夫妻的關係已經明顯轉淡。當然，我絕不認為性是婚姻的一切，但正如經典愛情電影《男歡女愛》(When Harry Met Sally...)中的著名對白一樣，在男女的關係之間，「the sex part always sets in the way」，反映再無性生活的夫妻，確是一種感情轉淡的危機或訊號。

與希治閣談情

不過，有趣又矛盾的是，人不論到了什麼年紀，我們或多或少仍渴望被愛(不論是來自伴侶、子女或兒孫)，所以電影中無兒無女的希治閣夫婦在得不到對方的愛護之時，惟有各自另尋出路：希治閣改為迷戀其作品中的每一位金髮女郎，迷戀得總是躲在書房欣賞他們的照片；太太呢，則經常與倚賴着她的名氣而生存的二流編劇朝夕相對，逐漸分不清是為了工作，還是渴望對方的關懷——如此的設計，促使戲中的希治閣夫妻，形成一段充滿微張力的刺激關係。到底在現實之中，真的有如此渴望「遲來的春天」的長者存在嗎？信不信由你，在天命見過的计算顧客中，確實不久便會出現類似的個案，而值得恭喜(還是擔心?)的是，以八字的角度而論，不論閣下到了什麼年紀，只要你依然渴望求得戀愛，在每十二年的周期之中，起碼總有兩三年的桃花年出現。至於人為何到了年長仍會渴望求愛呢？我想，我們大概可借用英倫才子艾倫·狄波頓談及人為何會渴求身份地位的解釋：我們可把愛理解為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尊重以及對那個人存在的感知，試問又有誰不想被尊重，有誰不擔心被遺忘？

番，很能啟迪人心：

山不在高，只要有蔥鬱的樹林，水不在深，只要有洄游的魚群。這是陋室，只有我唯物主義快樂自尊。房間陰暗，更顯窗子明亮。書桌不平，要怪我伏案太勤。門檻破爛，偏多不速之客，地板跳舞，歡迎老友來臨。臥室就是廚房，飲食方便，書櫃兼作菜櫃，菜有書香。喜聽鄰居的收音機送來音樂，愛看素不相識的朋友寄來文章。使盡吃奶氣力，擠上電車，借此鍛煉筋骨。為打公用電話，出門半里，順便散步觀光。仰望雲天，宇宙是我的屋頂。遨遊郊外，田野是我的花房。對於一位國家級的大專家而言，周有光的居住條件是非常不合時宜，更與身份有違，換着別人，已是滿腹牢騷，一腔酸水，難得的是他甘之如飴，樂天自在。一百多歲的人，還天天爬格子。其實他老早已不用爬格子，他是用一台日本老式打字機一筆一劃地敲出來的。單表這一筆，已比我進步得多了。

像他這年紀的人，老朽不堪的，大不乏人。難得的是，他頭腦還是水靈靈地活轉，一切苦惱煩惱彷彿都與他無關。他是入世人，卻練出出世心態，功夫深不可測。立地成佛，周有光沒入佛門，卻活脫脫地是「人間佛」。

《周有光印象記》之一

一隻爹一隻娘

買了一雙新鞋，鞋面上的圖案不是傳統的左右對稱的那種。很開心地穿了Show給同事們，同事說：你可真夠粗心的，怎麼一隻爹一隻娘，不是一雙的吧？

一隻爹一隻娘是我們這邊說成變成對的東西有明顯的差異，也有說一隻公一隻婆的。

而我是故意挑選這種新穎的配對方式的，要的就是這個一隻爹一隻娘的效果：左鞋面上是一隻手持釣竿的小貓，右鞋面上是掛在魚鈎上的小魚，兩隻鞋子合起來才是一幅完整的圖案——小貓釣魚。就如一個家中，爹是多來娘是娘，父母雙雙合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家。

我們常常拿鞋子說事，說得最久的要數：婚姻如鞋。當然，這個說法主要說的是鞋子裡的那些腳趾頭們舒服與否之感受。

假如按這個說法，也許，鞋子的外觀好看與否以及用什麼材質做的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腳趾頭們能否在其中過上幸福的生活。換一句話來說，也就是這雙鞋子好和不好，得由腳趾頭們說了算。

當然，時代的不同，腳趾頭們的幸福生活的標準也不同。我曾經採訪過一位老紅軍，他告訴我，在他十來歲時，家中亦貧，大冬天的還光着一雙腳丫幹農活。這時，紅軍來了，他聽說加入紅軍就可以有鞋子穿，他就是這樣參軍的。

有鞋穿，這也是腳趾頭們最初對幸福生活的感受。確實，對於光腳的人來說，哪怕有一雙草鞋也是好的。

穿上鞋子的腳趾頭們當然又會覺得布鞋比草鞋好，而皮鞋又比布鞋要好。腳趾頭們對幸福生活的慾望也是級級攀升的，從穿暖穿舒服到穿款式樣子、面料、牌子，就如人們對住房的追求一

樣，從安身之地到朝向、樓層、地段、面積，從平房到洋房到別墅，而腳趾頭們則是最嬌貴、最挑剔、最任性的，它們是最無法將就那種死要面子的活受罪的表面秀的，舒服、合腳才是一雙好鞋的先決條件。就像灰姑娘的水晶鞋再美麗，後媽的女兒們也只能望鞋興歎。不合適就是不合適，即使是削足適履，也未必能如願硬擠進去。

記得一個瑟瑟秋風、瑟瑟秋雨的季節，我匆匆行走在異鄉一個景區的山路上，腳趾頭在濕透的鞋襪裡凍得瑟瑟發抖。

想起自己出差之前，我說要穿這雙舊鞋子出門，同事急煞，再三關照說：出門這麼多日子，難免會有風有雨的日子，這樣的鞋子怎麼經得起風雨呢？你不是有幾雙板鞋嗎，穿那樣的鞋子才合適跋山涉水。

可是，嫌繫鞋帶麻煩的我沒有接受同事們的勸告，依舊穿著這雙只適合踩在寫字樓地板上的平底皮鞋出了門。害得我那些出門在外的日子一直是用痛苦的腳趾支撐着疲憊的雙腿，心裡暗暗後悔：不聽同事言，吃苦在眼前啊。其實，同事才是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人！不是嗎？除了家人、同學和親友之外，我們生命中的黃金時段大多時光是和同事一起度過的。在一起做事的日月裡，同事之間總是在互相磨合着，也在互相閱讀着，他們怎麼可能不懂你呢？好同事，就是知冷知熱的人呵！

只是同事的性格各不相同，他們對一件事的理解和說話的方式也常常會不同，而心胸狹隘有時像個魔鬼一樣跟着我們，這個魔鬼往往會把同事這樣重要的合作夥伴變成我們假想中的「敵人」。

記得有一次單位集體活動，我不小心用自己的指甲劃破了臉，愛開玩笑的同事說：什麼事這麼

想不通要自殘啊？體貼的同事則關心地告訴我：不能吃生醬油也不能吃醋，否則，會落下傷疤的。而當我看見餐桌上有螃蟹時自然就傷疤未好忘了痛了，大吃了螃蟹，自然也吃了醋。吃完了，才又猛醒：啊呀，完了，我要破相了，吃了醋了。邊上就有同事挖苦：以為才3歲的嫩皮嫩肉啊，你這樣的老臉老皮的也會怕什麼醋？

同事相處久了就這樣，說話常常沒有遮攔，至於你聽了後是不是往心裡去，或者是不是有必要去計較別人是不是在故意傷害，全靠你的理解力和心量的大小了。就像同樣是說我的臉上一條傷痕，說出來的話可以完全不同。我想，有時真的沒有必要把人想得很歹毒。連我自己都會不小心的在自己的臉上劃出一條傷痕呢，總不至於我是真的恨自己才「自殘」的吧？像理解自己一樣去解讀同事，心中自然就春暖花開了。

同事確實是我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際關係，想想，我們天天清早起來總是不忘記梳洗打扮，即使是不化妝，也一定是穿戴齊整了，才出門去上班。俗話說：「女為悅己者容」，其實這個悅己者不就是同事嗎？

這場苦難的雨水打濕了我的鞋，凍僵了我的腳趾，卻讓我想起了和同事在一起時的種種溫暖，我不由地重新審視同事這個人際關係，借用婚姻如鞋這種說法，我覺得同事又何嘗不是這樣呢？一隻合適的鞋對於一個在旅途途中的人真的很重要！就像在我們人生的職場中，那些合作的夥伴和共事的人一樣，左右着我們的事業航向甚至是人生的成敗。

再拿鞋子來比婚姻，一隻爹一隻娘，既要有同尺碼、同款式、同材質等相同統一之和諧，又要有相對獨立的個體差異，首先得有左右之別，其次還可以有顏色的差異，如一紅一綠對比色等，



■對於光腳的人來說，哪怕有一雙草鞋也是好的。 網上圖片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美國人的全球「侵略」十分厲害，除槍桿子的戰爭之外，還有軟文化的侵略。美國電影，是美國文化侵略的重要武器。至今的美國電影，仍是國人所欣賞的外國「大片」。不少大製作，遠如《亂世佳人》，近如《鐵達尼號》，都令人津津樂道。至於電影的奧斯卡獎，更是國際電影界一年一度的盛事。

美國的文化侵略

美國飲食文化，橫掃全球。最早是「可口可樂」的飲料。改革開放以後，中國解禁，可樂幾乎佔領了中國軟飲料的半壁江山。繼而是麥當勞和肯德基等的快餐店，在神州大地遍地開花。現在連星巴克的咖啡店也開得大街小巷處處皆是。這種美式飲食文化，「俘虜」了中國億萬的青少年兒童。

美國留學，成為中國青年學生出國首選。到美國去「鍍金」，既是青年人的夢想，也是達官貴人「進軍」海外的第一步。

隨想國興

阿濕婆是什麼，這是《本草綱目》一書中引用梵書的名詞，原來指的是馬。馬的名稱還有很多未聽過的別名，比如紫叱撥、華聊、綠耳公、駁龍儀同、自在將軍、午日三公、豐蟲等等。

阿濕婆

香港的生活，很多人離不開馬，因為一星期有一兩次跑馬。香港人想不到的，是最近居然在歐洲發生的馬肉新聞。把馬肉混進牛肉來出售，其實這是早就存在的事實，因為馬肉比牛肉便宜，而且營養比牛肉更豐富，只是聽到吃馬肉，就會心裡怪怪而已。

中國人吃馬，那是很悠久了，在仰韶文化的遺址裡，就有吃馬的遺存，先秦時代，馬是列為六畜之一。在桂林，我曾吃過馬肉米粉，在香港的新疆菜館，我也曾吃過馬肉腸。

香港人日日都要經過的，是馬路。又不是給馬走的，為什麼叫馬路？多年以前，曾經有美國記者向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提問過類似的問題，周恩來的回答很幽默，他說中國走的是馬克思的道路，當然叫做馬路了。那麼，中國人為什麼稱道路為馬路呢？古代真是給馬走的嗎？查字典就得知，馬，有大的意思。《本草綱目》說：「凡物大者，皆以馬名之。」所以有人稱為大夢的一種草，正確的稱呼是馬夢。章炳麟在《新方言·釋言》中說：「古人於大物輒冠馬字。」

所以才有馬豆來指稱豆粒較大的豆，有時會指是蠶豆；更以馬粟來稱呼最近市場可以看到的鮮大棗。

不過，香港人知道馬的種種，通常都是賽馬的馬名。



■香港人的生活，離不開賽馬。 資料圖片

路地觀察

湯湛光

經理人公司的黑箱作業

要了解日本經理人公司如何隻手遮天，先認識業界生態及運作邏輯乃基本的起步點，可是大衛馬克思(Markus David Mark)在他的日本經理人制度研究中，就曾嚴正地指出業界存在很多潛規則，令外人難以看破細察。表面上看來，日本傳媒不是沒有關於經理人公司的資料提供，一般的周刊雜誌以及八卦雜誌如CYZO等，都會報道一些相關資訊。而ORICON的唱片銷量榜，電視的重點音樂節目如《MUSIC STATION》及《UTABAN》等，都可以給予一鱗半爪的概略印象，那當然與真面貌仍存在廣闊的鴻溝。

要明白日本的經理人公司運作真貌，首先要了解背後左右大局的一系列「經營模式」，其實「系列」建構早已存在於日本各行各業中，泛指透過不同形式的結合組成，從而於某一業界內構成互相依存的商業組織關係，而外人不一定能夠明白及理解。在經理人公司業界中，部分公司會公開承認業界中的主從及子母關係，如Topcoat 從屬於Vamane Production。但不少大公司如Bluming Production及K-Dash等，都不會公開與其他同業的關係，只有行內人才知悉。此所以表面上藝能界好像好像繁花盛放，來自不同公司存在良性競爭，可是背後不過由數大經理人公司操控一切，他們決定哪一個藝人會參與甚麼演藝計劃，幕後黑手的影响力至為巨大。

由於公司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關係，所以很多時候也需要透過利益輸送來平衡帳目，這也是洩露「系列」關係的黃金時刻。一般而言，不少小型的經理人公司，其實都是由母公司的員工出來開枝散葉經營，甚至連營運資金乃至簽約藝人都是由母公司一力安排，一旦當藝人冒出來，便往往會把藝人的出版權送給母公司作回報，此舉幾已成為不成文的潛規則。以享負盛名的Avec Trax為例，旗下擁有強大吸金力的Every Little Thing及濱崎步等知名歌手，想不到也會把出版權送給Bluming Production，外界才得以從中窺探到兩者的秘密關係。試想他們就是真正的幕後玩家，可以隨意置人於生死兩界中，這才真是可怕之處。